



# 文化拼盤

素奇  
黃輝紅

## 理論典範

### 一 二 三

近來新文化人的口頭俗語正進入了兩個概念：就是PROBLEMATIC與PARADIGM，前者亦已經由申明、素奇介紹ALTHUSSER及朱光潛時略為介紹過，陳冠中亦提起過PARPIDIGM這個概念，但似乎認定了讀者們已對PARADIGM這個概念有充份的認識，這反映出他們對群眾的認識是無能的，如果不是由文化拼盤介紹出來，群眾又怎能掌握到呢！首先所謂PARADIGM是THOMAS KUHN在他的著作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中對科學發展的看法，KUHN相信科學發展不是一個科學知識的日漸積累，日漸發展的過程，所以KUHN是極端反實証主義和反對POPPER式的SOPHISTICATED實証主義（後二者正持相反的論調），所以KUHN對科學發展是持有一個所謂DISCONTINUIST的APPROACH。KUHN認為科學發展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由兩個階段反覆結合而成，它們就是NORMAL SCIENCE及REVOLUTIONARY SCIENCE。而在NORMAL SCIENCE的階段，科學研究及實踐是由一個PARADIGM（理論典範）所指導而完成的，PARADIGM其實是

一系列科學研究及實踐的成果，而這些成果反過來指導學者們在研究及理論生產時應該去問什麼的問題、和能去問什麼樣的問題、及什麼樣的答案是他們所能接受的。

在NORMAL SCIENCE的階段，學者只會ELABORATE、MODIFY一個PARADIGM而不會動搖它和攻擊它，理由在於PARADIGM能充份控制學者的研究和實踐，將他們SITUATED IN一個有限能力的框框之中。PARADIGM其實是一個UNIVERSAL SET，它包括了種種研究時學者所要利用的理論、定律、假定、方法學等等，直至在REVOLUTIONARY SCIENCE的階段中，一個PARADIGM才被正式地動搖及拋棄，而另一個PARADIGM亦會同時取代了前者的領導地位，繼續指導科學實踐的進行。而某一個PARADIGM之所以被動搖及攻擊，一部份的原因來自科學實踐中的結論，研究成果漸漸超出了前一個PARADIGM所能做到的EXPLANATORY SCOPE，而另一部份的原因是來自PARADIGM以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處境（CONTEXTS）及權力、意識形態等條件（譬如教會及道德主義大大地破壞了FREUDIAN PSYCHOANALYSIS這個新理論典範可能被學術界所能接受的程度）故此雖然KUHN接受了實証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的看法，認為一個時期的研究一定比過去的研究、及過去的解释，應該多一份優點，因為它能解釋

到過去所不能被解釋到的問題，但亦承認科學的發展，特別是社會科學的發展，一定會受到理論典範以外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文化和其他社會性的條件所影响。作為一個DISCOURSE ON SOCIETY及一個SOCIAL PRACTICE，科學實踐（DISCOURSE AND AT THE SAME TIME A PRACTICE），雖然和整個SOCIAL FORMATION的其他各種實踐有著相對自主性的關係，但它們與前者的ARTICULATION是每一個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不能忽略的，如果講笑一句，THOMAS KUHN應該是一個BACHELARD，ALTHUSSER而不是一個COHTE或POPPER。

## THUS SPOKE MARCUSE

革命格言：THEORY WILL PRESERVE THE TRUTH EVEN IF REVOLUTIONARY PRACTICE DEVIATES FROM ITS PROPER PATH. PRACTICE FOLLOWS THE TRUTH, NOT VICE VERSA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 意識形態 有幾多斤兩

今期MARXIST JOKE OF THE MONTH是由澄雨說出來的，他說有一次他自己看完ANIMAL HOUSE後猛然聽到了兩位狀似大專同學對這套戲的批評，其中一個說：「喂，這套戲似無七意識形態的，是不是？」澄雨聽後啼笑皆非，他可能笑這兩位大專同學不能熟讀馬克思主義或亞爾杜塞爾式的科學馬克思主義，認為意識形態是可以數得到的，而有一個經驗主義式的MATERIAL EXISTENCE。這雖然可笑，但文化拼盤卻認為這兩位人兄可能是讀壞書的ALTHUSSERIAN MARXIST，他們可能錯讀了申明的文章，認為意識形態是有其「物質性」的，是可以數到的，所以能說「這套戲好似無七意識形態的」，所以如果不能熟讀並精通亞爾杜塞爾，不如就不讀亞爾杜塞爾為佳了。這個MARXIST JOKE OF THE MONTH教訓你，通常說話懸居的人，不一定是無知的人，亦可能是半通不通的人。

## 文化小食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EEN ABLE TO MAKE NO IMPORTANT DISCOVERIES WITHOUT A DIRECT LINK WITH THE POLITICAL CONJUNCTION OF THE CLASS-STRUGGLE。歷史唯物論之能掌握真實歷史的規律，並不是由於階級革命的成功，相反來說，階級革命的成功，是由於歷史唯物論之能掌握客觀真理。

# REIFICATION

這裏介紹給你一招五式對付所有神佬教徒的辦法，是以理論對非理論的，人家說某某基督，某某神聖是何等的偉大，你大可以說它們的偉大，它們的存在只是一種REIFICATION而已。所謂物化，第一，神聖等是由人在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在他們與自然界及自己同類的交往中創造出來的產品，而APPEAR AS A THING, AS AN ENTITY。第二，這等人的產品亦表現得如同脫離他的創造者而生存下來。第三，創造它的人可能以為這等神聖，是先於他們而存在的，人甚至是這等神聖所創造出來的，第四，這等神聖可以反過來決定人們的行為和思想，第五，人們是無能為力去反抗及改變任何神聖所決定的和創造的。

這一招五式的REIFICATION只能說是對付神佬教徒的入門招數，是最容易最膚淺最VULGAR的招式，但這一招五式可以說是足夠神徒們受的，但新文化人的意見就是每一個進步的理論，某一個進步的意識形態，一定是能自我批判的，所以只有進一步批判REIFICATION及它的PROBLEMATIC才顯得新文化人是進步的和具有自我批判性的；REIFICATION沒有錯能解決神佬的懸居性，但其本身的PROBLEMATIC卻決定了它不會是一個進步的PROBLEMATIC，理由在於它本身

的PROBLEMATIC帶有HUMANISM的幾個觀念，如NATURE OF MAN, ESSENCE OF MEN等（這裏是有能力去創造一個神出來而讓祂反過來決定自己的一切）但MARX卻在費爾巴哈題綱提出了這個物化的現象不是一種人的NATURE或ESSENCE，而是在某一個HISTORICAL CONJUNCTURE，某一個SOCIAL FORMATION中，人介入某一個MODE OF PRODUCTION中的生產關係，政治關係，意識形態關係中他們能像到的和想到的，基本上HEGEL及MARX的PROBLEMATIC中不會帶有HUMAN ESSENCE和HUMAN NATURE等概念，而且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一早就放棄了所謂HOMO FABER而以MODE OF PRODUCTION等為自己PROBLEMATIC的中心概念。

剛介紹到MARX的PROBLEMATIC更加進步，因為它具有歷史唯物論的各種優點：第一著重HISTORICAL ANALYSIS，每個現象都有其歷史特殊性，第二著重唯物：ECONOMY DETERMINES IN THE LAST INSTANCES。對付聖經的進步方法不是費爾巴哈的ESSENCE OF CHRISTIANITY，而是MARX的GERMAN IDEOLOGY和CAPITAL。



# 結構主義 ABC

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 應該是 STRUCTURALISM (S)。LEVI-STRAUSS 的人類學、LACAN 的心理分析、SAUSSURE 及 CHOMSKY 的語言學、FOUCAULT 的思想史、BOURBAKI SCHOOL 的數學、ATHUSSER 及 GODELIER 的歷史唯物論、BARTHES 的符號學等等都同時應用了 STRUCTURALISM 作為一個 PARADIGM，而 STRUCTURALISM 對上述的學者來說是一種 METHOD 而已，一種方法指導他們的研究和理論生產，但 STRUCTURALISM 這個 PARADIGM 包括了什麼理論，假定和 EXPLANATORY LOGIC 呢？文化拼盤這裏為你介紹出這個理論典範的組成部份：

(一) 在研究某一個現象或對象時，STRUCTURALISM 不會將現象或對象的各個組成部份或份子看作各個獨立的部份，看作全然沒有互相關係的部份，相反地，事物中份子間的關係可能給予我們對現象一個更深的認識，馬克思認為單單觀察資本家和無產階級在 MODE OF PRODUCTION 的位置是沒有多少用處的，相反地在他們的關係中，我們更能看到更多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的核心條件。同樣地，LEVI-STRAUSS 認為研究一個家族系統 (KINSHIP SYSTEM)，研究它的各個組成部份 (父母兄弟姊妹) 的關係會是一個更高的 VERSTEHEN 和理解。BARTHES 亦提過只有將各種衣飾的相互關係找尋出來，如什麼衣服可以配什麼衣服，什麼衣服不可能配什麼衣服等，e.g. RULE OF EXCLUSION AND RULE OF ASSOCIATION。好的結構主義不會割裂地來看待現象，反之，事物的意義在於它們份子間的相互關係，而不在於割裂後的各種 ATOMISTIC 現象。

(二) 根據上述第一點，一個所謂「結構」：即是一系列份子組成的關係是我們肉眼所不能看到的，在事物的表面，你只能看見一個一個獨特而可以分開的份子，但我們永遠不能經驗主義式地觀察到份子們的關係，所以一切份子間的關係，某一個現象的「結構」只是一個後設的 FICTIONAL STRUCTURE，一個 MENTAL CONSTRUCT，但這並不表示結構主義的無能，相反地，這個結構可能決定了事物表面各個獨立份子的去向，故此，事物的內在結構



一定會和它的表面顯現 (MANIFESTATION) 大有不同，這種不同在上期文化拼盤中亦提起過是一切科學的 PRE-REQUISITE，如果事物的表面就是 ESSENCE，我們還說什麼科學呢！故此結構主義基本上是反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的。BARTHES 說過結構主義是 AIM AT 找尋出事物的內在 RULES OF FUNCTIONING 就是這個意思：事物的內在 RULES OF FUNCTIONING 進而決定了它的份子的作用顯現是如何如何。SAUSSURE 亦認

為我們雖然可以 MASTER 一套語言的運用方法，但可能由少到老我們都不可能認識到這套語言系統的內在 RULES OF FUNCTIONING (e.g. GRAMMATIC RULES)，這個外顯和內在結構就是所謂 LA PAROLE 和 LA LANGUE 了。

(三) 索奇所說的「男女關係」其實就是語言的運作條件：「男」這個符號沒有「女」這個符號根本沒有能起什麼意義，同樣「女」這個符號如果沒有了「男」這個符號是起不了任何意義和作用，「男」和「女」的關係故此就是所謂一種 BINARY OPPOSITION 的關係：語言系統中每一個字眼、每一個符號，其意義的得以產生是由於它能和其他字眼、符號建立起相對的關係而成，如「高、低」，「大、小」，「心、物」，等。SAUSSURE 甚至將語言系統看作 A SYSTEM OF DIFFERENTIATION 就是這個意思。

(四) 符號學 (SEMIOTICS) 其實就是將上述這套研究語言的方法運用於研究其他各種非語言的範疇上，如文學寫作，棋藝，衣飾，飲食上。這些範疇好像語言一樣，我們可能知道怎樣去寫作、怎樣去捉棋、怎樣去穿衣、怎樣去煮食，但卻可能不知道這些事物的內在結構和運作條件。一個很簡單的運用語言系統的運作條件於非語言的範疇就是顏色系統正由每一個顏色和其他各個顏色建立起 BINARY OPPOSITION 而成的。

(五) 結構主義是一種「橫」(SYNCHRONY) 的分析，而不是一種「縱」(DIACHRONY) 的分析，這一點是由 SAUSSURE 所提出的，他認為如果我們要明白語言系統的內在結構和運作條件，我們首先不是要「縱」地研究一個語言系統中各個份子的歷史演變，而是在現刻「橫」地研究出它的份子間的各種關係，所以 SYNCHRONIZE STUDY 一定是先於 DIACHRONIZE STUDY 或 HISTORICAL STUDY 的。

(六) 既然結構主義和符號的研究是一種由語言範疇的研究方法推廣伸展至其他各個非語言範疇的研究，那麼結構主義者 ASSUME / PREBUPPOSE 了各種社會生活和實踐中，是有一定所謂 ISOMORPHIC STRUCTURES (即相共結構) 的存在，即是某一套 RULES OF FUNCTIONING 是廣泛地存在於各種範疇的事物當中，亦有可能結構主義本身就是去研究出何種社會生活範疇是 ISOMORPHIC 的，故此結構主義認為所謂語言、顏色、文學、棋藝、煮食，家族關係等範疇都是被一系列相同的 RULES OF FUNCTIONING 所貫串著的。